

□孙葆元

鞭指巷

往昔，济南的华彩在巷子里。一巷烟火百姓家是当代的事，往前推八十年，巷子都是商贾之地。今天的人，只知道鞭指巷里有陈冕状元府，却少有人言及那里曾是济南城最繁盛的古玩街。古董交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项，历来受文化人重视。鞭指巷里的客人均出自诗书人家。盛世古董是镇宅之宝，乱世古董是居家之贅，古董的收藏与变现一直在时空中转换着，就催生了古董市的繁荣。鞭指巷里的大宗交易，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拍卖会。聚无定期，有货就拍，无货免扰，拍卖时以抽签顺序出价，市场井然有序。

在鞭指巷漫步，偶见济南市收藏家协会居于一座院落，不禁欣然于怀。这个协会找对了地方，这里徘徊着历代收藏家的魂。

卫巷

卫巷是古老的，砖古老了就斑驳，石古老了也会“生锈”，是黑黢黢的石锈，既有人手抚摸上去的污渍，也有岁月流过遗落在上面的尘埃。卫巷的墙就是这样锈迹斑斑，那是岁月的包浆。人走进巷子，犹如走进一卷历史画卷，门庭参差，曲径如肠。不远处，泉城路上红尘滚滚，人车声喧，进门庭便如禅院，真是闹中取静之处。友人张先生就居住在此巷中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一书难求，碰到难处便请张先生帮忙，其父是书店座上客，拜托老人家为书疏通。一次到张先生家取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，迈上几级石阶，拐进二道院门，进入一个客厅，厅堂不大，整洁素雅，立一书柜，竟是一柜“二十四史”。

巷子中段有一座观音禅院，我去时，禅院已毁，改成民居，山门犹在，石砌的门楼上寺名赫然。史载，这里曾是送子娘娘的福地，求嗣者络绎不绝。只有翻动历史的书页时，往事才带着旧卷的苍黄走进我们的记忆。如今，卫巷旧迹何在？在泉城路新华书店对面处。

剪子巷

如今的剪子巷是安静的，隔着一堵墙，

【史海钩沉】

□戴永夏

在古代，由蝗虫造成的蝗灾跟水、旱灾害并列为“三大天灾”，不但危害严重，而且频繁发生。公元前707年，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蝗灾就发生在我省的沿黄河地区。蝗灾使大面积土地减产或绝产。至清代，蝗灾的灾情之重、出现次数之多更超过以往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自顺治朝至道光朝的200多年中，就有八九十年发生蝗灾。而实际数字还要更多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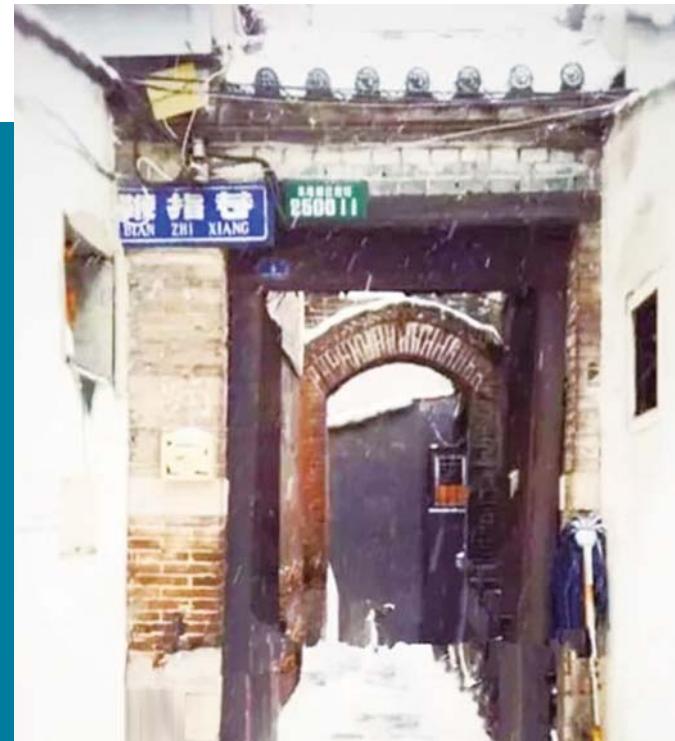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灾难，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亲身体经历过，在他的作品中有真实的反映。

清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发生蝗灾。对这次蝗灾的景象，蒲松龄在《蝗赋》中有如下描写：“尔其掩映万村，横亘百市。遮朝阳而晦光，带寒星而鹊起。雷殷殷而云奔，鼓阗阗而阵死。或轩翥而竟去，或回翔而顿止。交股扬眉，磨牙切齿。纷乘匹兮徐行，间箕踞兮遗子。迎旭抖擞，贯甲自喜。衔枚无声，赤地千里。”赋中写道：大片的蝗虫飞来，掩盖了千村万户，遮住了明亮的阳光，忽而如黑云奔涌，声如雷鸣；忽而降落田间，寂然无声；忽而飞走，又忽而落下。落在田间的蝗虫咬牙切齿，在庄稼地里边吃边爬、产卵育子。它们吃饱喝足了，得意忘形，无声无息中就让大片土地荒凉，颗粒无收……

他在《蝗来》一诗中更形象地写道：“蝗来蔽日影纵横，下上扰扰如雷轰。风骤雨急田中落，垂垂压禾禾欲倾……”进一

泉城古巷

〔城市地理〕



能听得见趵突泉的喧腾。昔日的剪子巷曾是一条五彩的巷子，出西城门，进巷口，一头就撞入了斑斓。卖彩色风车的、卖戏装的、卖彩丝线的、卖服装的，极尽粉饰，把一条巷子打扮得流光溢彩。剪子巷当然卖剪子，出西门那一段泉城路，过去叫估衣市街，从估衣市街进剪子巷北口，刀剪铺面鳞次栉比。所有的刀剪铺都是前店后坊，站在店前，能听到店后铁锤敲打在铁砧上的撞击声和风箱呼呼的鼓风声。剪子巷是铁打的巷子，又是云锦飞舞的巷子，走在巷子里，一会儿铿锵如铁，使人热血沸腾；一会儿柔情似水，是水袖拂动了趵突泉的清波。愈往南走，就走成了水巷。东边厢趵突泉水呼啸奔流，西边厢是烟火人家，门敞开着，路人可以看见室内的八仙桌和桌后的中堂挂幅。房前就是几方泉池，水从池中溢出来，沿着满街的石板缝流淌。有一年夏天，连下了几场雨，再走剪子巷，临街的人家满室竟溢出泉水，水与门槛齐，越过门槛顺着石阶流下。一位婆婆坐在门首的马扎上纳着鞋底，任水从脚

下流过。真是风街水巷，剪子巷的房子都是建在泉水上的。

四百年剪子巷，它的前世是泺源门外的莲塘藕池，趵突泉水滋润着它，沿城芦苇萧萧，水道纵横，便有大小板桥连通。清末，这里有一次手工业作坊的驻足，应该是洪炉与铁砧的交响，否则怎有剪子巷的命名？手工业是近代商业的“催生婆”，直接催生了市井繁荣。不必探究剪子巷昔日的蓄聚，只需一个市场需求的缘由就可以聚起一场商业盛宴。然而，满街牌匾纷纷落下，留存的只是记忆里的名号。

我的母亲当年初到济南，游剪子巷，父亲为她买下一把剪子。那把剪子陪伴了她终生，直到她离去，又陪了我们经年，钝了磨一磨，照样锋利。磨剪子的人说，这把剪子的钢好，才能使用至今。去杭州时买过一把“张小泉”剪子，可与剪子巷的剪子媲美。可是，剪子巷里空空，那把能够剪裁风云的剪子呢？

（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员）

蒲松龄笔下的蝗灾和治蝗

步写出蝗虫飞来时千军万马之势，让人读之不胜惊骇。

在蝗灾面前，乡民心急如焚，他们想消灭这些害虫，但又无计可施，有人便求神拜佛，如蒲松龄《捕蝻歌》中所写：“听巫造讹言：蠕蠕皆神灵。况此悉生命，杀之罪愈增……”

也有人想用驱赶的方法治蝗。蒲松龄在《捕蝻歌》中又写道：“又不图长策，扇逐出近塍。但求离我亩，谓是已清宁。谁知邻人智，亦复似我明。逐之反却走，来往相因仍。以此成抵牾，忿为裂眼争……”有些人目光短浅，只顾自己，把蝗虫驱赶到相邻的田里去，哪知邻家也不示弱，又把蝗虫赶了回来。这样你来我往，争吵不休，反而让蝗虫钻了空子，更加肆无忌惮地毁坏庄稼：“群虫乘其便，两地恣纵横。戈矛还未已，禾黍无半茎。荡然无可竞，罢斗各吞声！”

蒲松龄对这些不当的治蝗方法进行了批评，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治蝗见解。在《捕蝻歌》中，蒲松龄提出用烟熏火燎和挖坑填埋的治蝗方法：“我前建蝗策，顺风熏烟瓶。行者已有效，高渺胜旗旌。小蝗无羽翅，此术难概行。但须捕治早，欧诗良可铭。因循不急剪，健跃势弥宏。莫惜方丈地，拔禾为巨坑。同井齐捍御，驱逐如群蝇。一坑几万万，数顷讵足平。”

然而，蝗灾毕竟是严重的天灾，有时靠人工捕杀也不见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蒲松龄也难以摆脱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，把

治蝗的希望寄托在“蝗神”保佑上。他的《柳秀才》一文，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。文章中说，明朝末年，青州、兗州一带发生蝗灾，逐渐蔓延到沂州，沂州令深感忧虑。有一天，他梦到一个头戴高冠、身穿绿衣的秀才来访，自称有办法对付蝗虫。沂州令急忙向他请教，他便说：“明天西南方向有个骑大肚子母驴的妇人经过，她就是蝗神。你向她哀求，就可以免除沂州的蝗灾。”沂州令听了，很感惊奇。第二天，他就置办了酒食，来到城南等候。过了一会儿，果见一位梳着高髻、披着褐色披风的妇人骑着毛驴从西南方向而来。沂州令立即给她烧香、磕头、敬酒，并拉住她的驴子不让走。妇人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沂州令说：“请蝗神务必大发慈悲，使我们这个小州县免遭蝗灾。”那妇人说：“可恨柳秀才多嘴多舌，泄露了我的机密。明天我就用他代替，不损你们的庄稼就是。”第二天，蝗虫遮天蔽日而来，但都避开了田里的庄稼，只落到柳树上，将柳叶全部吃光。沂州令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秀才是柳树神……这一故事虽荒诞，却反映了蒲松龄对消灭蝗灾、解除民忧的渴望。

（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投稿邮箱：
qlwbrwqilu@163.com

故事里的沂蒙

张志兰： 红嫂情深固乡传

沂源县大张庄镇文昌崮的脚下，有个东上峪村，这里就是红嫂张志兰的家乡。

张志兰，1921年3月生。她19岁任妇救会长，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31岁任村党支部书记。战争年代，她率领众姐妹拥军支前，送夫参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用一颗赤诚的心继续贡献力量，多次得到表彰。

张志兰自幼性格刚烈，为人正直。7岁那年，母亲按照农村习俗，要为张志兰裹小脚，她哭闹着不同意，硬是把裹脚布扯了下来。19岁那年，张志兰嫁给东上峪村一青年为妻。结婚这天，她迈着一双大脚板走进婆家，引来村里不少人围观。见到大伙儿来看，她便大方地说：“大脚板有什么稀奇的，往后咱都要讲男女平等！”从此，村里的妇女纷纷效仿，都不再裹脚受罪了。

1940年春，张志兰被任命为妇救会长。她带领全村大姑娘、小媳妇学习、训练、站岗、放哨、筹军粮、做草鞋……党叫干啥就干啥。军属家里缺劳力，她就组织众姐妹一起去帮助耕地、点播、收割。谁家有个难题，她总是及时帮助解决。

1943年至1948年，张志兰带领全村妇女为战士做鞋袜等支援前线。部队晚上进村后，她就组织妇女帮着找房子，为部队烧水做饭，一忙就是一个通宵。白天，她为战士赶做军鞋。有时为了赶工，她甚至两天两夜不睡觉。实在做不出来，就挨家挨户做工作，把自家的鞋子拿出来给子弟兵穿。几年里，她率领全村妇女做军鞋800多双、棉军装600多套、军被120多床，缝制子弹袋、军粮袋1200多条。

与此同时，张志兰还挤时间为部队战士洗衣服，为伤员洗伤口、换药、喂饭。当部队夜行军不熟悉道路时，她和姐妹们主动为部队当向导。

张志兰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，带头动员丈夫参军，在离别时，她对丈夫说：“到了部队别想家，要苦练杀敌本领，为家争光啊！”送夫参军后，她又把三位至亲送去了前线。

因工作成绩突出，张志兰受到了沂蒙县委的特别奖励，连续5年被评为拥军支前模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31岁的张志兰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，又投身到带领全村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中。她带领村民整山地1000余亩，造林3000亩，整修塘坝200余处。经过5年的艰苦奋战，昔日的4000多亩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装，全村每年向国家售粮3万多斤、花生米8万多斤。张志兰赢得了全村人的拥护。1962年，张志兰被评为华东劳模，受到了周恩来、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

1984年退休后，张志兰带领村民发展起了养兔业，并以自己的经历作例子，向年轻人作报告，教育他们“听党话，跟党走”。张志兰还被山东省军区、省妇联等5单位联合授予“山东红嫂”荣誉称号。

2008年，张志兰辞世，享年87岁。如今，沂蒙儿女已接过她手中的接力棒，让“红嫂精神”在沂蒙大地永放光芒。